



夏蟬清夢

林柏維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明月別枝驚鵲，清風半夜鳴蟬；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

辛棄疾〈西江月〉

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

大學時代，課堂裡窺見講授《史籍導讀》的「老老師」攤在講桌上泛黃的講稿，那本子顯然已隨他度過三十寒暑，另一講授《中國文化史》的歐巴桑，課堂裡談的淨是買菜經，還有終生只有兩本著作的教授，雲淡風輕地說著《中國史學史》，從這三人身上如何能獲益良多？推究其原因，教而不學，固步自封，終致產生教學倦怠，呈現彈性疲乏，於是乎，講義一用數十年，渾渾噩噩，誤人子弟而不慚。

事實上，他們也是我畢生最好的負面教材與警鐘，教學綱要或許可以一成不變，教學內涵則應日新月異，與時並進；爲了避免步上以前的老師的後塵，我的作法是：每隔幾年就改變上課主軸，重訂課程綱要，如此，就必須重寫講義，自然就須涉獵新知，得有創新。

創新還是不夠的，仍應有變革，這變革來自於學習，這變革不僅是教學內涵的變革，也應是授課方式的變革；同儕的教學心得與方法必有可取、鏡鑑之處，其他領域教師的教學方法更值得觀摩與學習。電腦化的時代來臨後，1991年，不落人後地開始以Word 2.0書寫文章，中途因涉入行政工作，遲到2002年，我才開始使用投影機於教學，初時只是用於照片的展示，後來整個課程都以Power Point簡報的方式來取代傳統的板書與口述。

振衣千仞崗

2007年，在通識中心邱主任的慫恿下，我申請教育部顧問室的優質通識課程計畫，《歷史專論：百年台灣影像》（962）僥倖地獲得獎助，得有機會觀摩到他校優良教師的教學，獲益良多，發現：我「拋出問題」的教學法，可以有個更好的名稱：「問題導向教學」，所不同的是後者須有小組討論的進行，或是以討論爲主軸的課程教學。

爲了嘗試不同的挑戰，我陸續申請到C類台灣主題的計畫：《歷史》（971）、《百年台灣歌謠》（981），以及B類海洋主題的《海洋帝國》（981）計畫，面臨不同的計畫要求，我也有著調適的問題，也產生了更多教學的瓶頸與困境，這正也就是「教然後知困」啊！



藉由申請優質通識課程計畫的動力，發現我原有的教學綱要過於簡陋，必須有更細密的課程規劃，才能真正經營好教學工作；雖然我早已揚棄蒐編他人文章的撿便宜式的「講義」，爲了充實教學的內涵，講義的書寫因而更加學術化；書寫講義之外尚須製作教學投影片，爲了使投影片的內容與講義有明顯的區隔，經常傷透腦筋，爲了美化、活化投影片的內容，更是煞費苦心。

大費周章地將上課當成上戰場：準備、廝殺、後勤，果真能戰果輝煌？夏夜蟬鳴，知了！知了。

小叩小鳴、大扣大鳴

教學歷程中，我一直認爲再多的學理不如實作！實踐就是最佳的學習方式，我引導學生在摸索中成長，給方向卻不急著給方法，就是要他們體會「小叩小鳴、大扣大鳴」，免不了會有反學習的效應，出現學生在教學評量上宣洩情緒的短期現象，正是：「凡學之道，嚴師爲難，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，然後民知敬學。」總是在學期作業完成後，學生才真正體會到收割的甜美，然而這甜美顯然是不會出現在教學評量裡的，「嚴師爲難」就在必須守住這份落寞。

現在流行量化，衡量教學成效也跟著在追求多量化，你的教學評量幾分？輔導學生人數多少？輔導時間幾分鐘？你要求學生交幾篇（張）報告？你帶學生出去戶外教學幾次？你一個學期有幾次分組討論？分組討論幾分鐘？教學助理可以掌控百分之幾的成績？甚至連優質通識課程也在量化，學校一位大師級的老師申請優質課程計畫三次都刷下來了，他很不解，我告訴他：因爲你沒讓學問量化在計畫書裡面。以這樣的事例，我僅是在說明：教學成效有時候是很「義理」的事物，學生往往是在事隔許久後才感知到深受某門課的啓迪、開化，甚至只是「潛移默化」而不自知。一路走來，我的教學方法雖也不斷求新求變，也不得不跟著被量化。一堆的數值看起來很科學，彷彿也能實際反映出一些狀況，果真如此？好幾位很認真的老師在意見反映中被不用功的學生吐槽，評量分數也很不理想，難過地很，相反的，也有老師討好學生，不計較學生遲到早退，上課輕鬆分數好拿。

經過「教學現代化」的洗禮後，反璞歸真，重拾傳統式的教學，依然能感受到學生們熱切的回應。現在，我已不理會狗屁倒灶的教學評量，安心自在地守住師嚴然後道尊的最後底線，總是會「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」